

ПИСЬМА ЧЕХОВА

契诃夫书信集

〔俄〕契诃夫著 朱逸森 选择译

Мне очень, особенно много
приятно, а ведь, ведь - не правда.
Темно это будет и много будет
и, конечно и не будет быть. Не будет
какая-то радость и радость будет
Будет и радость и радость будет
14^{го} и радость и радость будет
17^{го} и Будет и радость
Короче говоря и радость

简练是天才的姐妹。

文学上的伪善是最令人厌恶的伪善。

Личная Чехова

契诃夫书信集

〔俄〕契诃夫 著
朱逸森 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书信集 / (俄罗斯) 契诃夫著; 朱逸森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5327-7735-8

I. ①契… II. ①契…②朱… III. ①契诃夫 (Chekhov, Anton Pavlovich 1860-1904) —书信集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8581 号

Письма Чехова
А. П. Чехов

契诃夫书信集

[俄] 契诃夫/著 朱逸森/选译

责任编辑/冯涛 刘晨 装帧设计/徐小英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75 插页 8 字数 251,000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7735-8/I·4737

定价: 5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85108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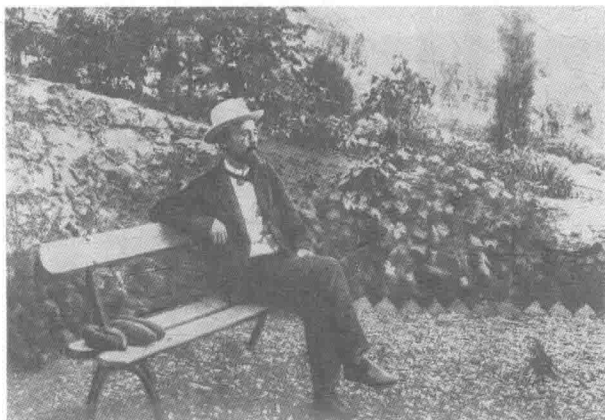
August Lepold



契诃夫兄弟



契诃夫一家



契诃夫在雅尔塔



契诃夫与高尔基及艺术剧院演员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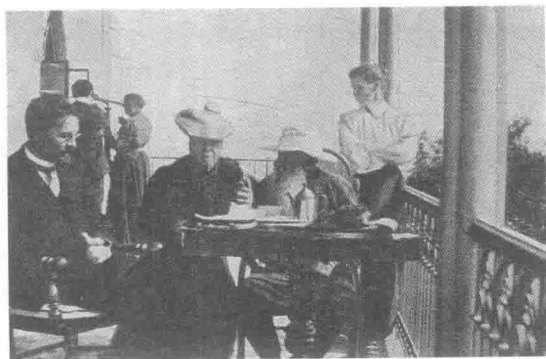
契诃夫的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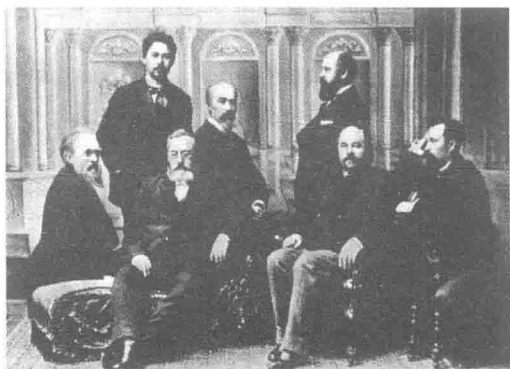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办公室里



契诃夫与托尔斯泰



契诃夫与托尔斯泰夫妇



契诃夫与《俄罗斯思想》杂志编辑部



契诃夫与艺术剧院演员

前 言

人在写信的时候，一般说，总是敞开心扉的：或吐露真情，或直陈己见……总之，在信中人不思掩饰。一般人是如此，作家当不例外。因此，要了解和剖析一个作家的创作，不可不研读其书信。

契诃夫留下了四千多封信^①。由于契诃夫秉性谦虚，从不长篇大论其主张和见解，他的许多可贵的主张散见于他的书信之中，因此仔细地研读他的书信，对于把握其思想发展脉络、分析其作品内容和文学见解来说就更为必要。

1907年，也就是在契诃夫逝世后不足三年，吴棹从日文转译《黑衣教士》，将它介绍给中国读者。1909年，周作人和周树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其中收入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庄园里》和《在流放中》。打那时起，一百余年间，中国人读契诃夫的书，看他的戏，从中吸取他反对封建专制和资本剥削的民主主义精神，学习他敏锐观察生活并对之作艺术概括的能力。在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深信，契诃夫的文学遗产（包括其书信）仍将给人们以新的启迪。

在俄国历史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刺杀后，统治者们百般压抑禁锢社会思想，书报检查达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秃头”一词常常被删除，因为使用此词被视为影射，是冒犯秃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当时尚年轻的契诃夫在一封信中埋怨道：“要不了多久连‘商人’这个称呼也将成为禁词。”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中，庸俗报刊风靡一时，其上尽登载一些滑稽诙谐小品，嘲笑烂醉的商人和官吏，讲述别墅休养者的风流奇遇。年轻的契诃夫以“安东沙·契洪特”、“没有病人的医生”、“自

^① 本书依据《安·巴·契诃夫》（全集，二十卷本，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1944—1954）选译而成。下文引用此版本时将标明：《全集》，卷次及页码。

己哥哥的弟弟”等笔名写了许多没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小东西”。后来契诃夫直言不讳在信中说，在创作初期他“犯过一大堆错误”，“当年契洪特能够写出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后来契诃夫怎么也不会写的”。不过，他还说，“凡是犯过错误的地方，同时也就积累了经验”，契洪特尝试过种种体裁，“中篇小说啦，短篇小说啦，通俗戏剧啦，论文啦，幽默作品啦，种种荒唐东西啦……”这就使后来的契诃夫“战地比较广阔，题材比较丰富”。一直到1895年契诃夫还在给友人的信中“回想过去的生活”，他写道：“不久前我看了一下旧的多半已被人们忘却的《花絮》，对当初您和我身上那股子旺盛的血气惊讶不已，在如今最新的一些天才中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没有这种血气。”事实表明：契洪特的许多作品具有社会意义，有较佳的思想艺术性。

阅读契诃夫早年的书信我们发现，有两封信对于了解契诃夫是相当重要的。一封是他写给堂兄的信，在信中十七岁的他称周围世界是“一个十分阴险狠毒的世界”^①。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一个破产的三等商人的家庭受到歧视不足为怪，但年轻的契诃夫善于自重，他在一封信中批评胞弟说：“为什么你称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渺小的弟弟’呢？”“你知道吗，应该在什么地方意识到自己渺小？那应该是在神和智慧、美和自然面前，而不是在人们面前。在人们之中你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你可不是什么骗子，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要记住：诚实的小伙子可不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自卑感是一种“小市民习性”，是契诃夫一家的社会地位所造成的。契诃夫十分重视从自己以及兄弟们身上清除“小市民习性”，1886年3月他在信中对其二哥尼古拉说，必须克服“小市民习性”，为此必须“日以继夜地劳动，不断地读书和钻研”，必须有“意志力”^②，“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地挤出去”。^③

“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一点一滴地”“把自己身上的奴性挤

① 《全集》，第13卷，第23页。

② 《全集》，第13卷，第198页。

③ 《契诃夫论文学》，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41页。

出去”，这可说是契诃夫在青年时代的（也是他毕生的）一个重要观念，实质上也是他对“十分阴险狠毒的世界”所作出的一种精神反抗，是契诃夫所说的那种“血气”，其实这也就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在俄国社会中所引起的反应，正如列宁所说，这反应就是“‘人格的普遍提高’……正是改革后的俄国造成了人格和自尊心的提高”^①。契洪特的这一反抗精神和血气以及罕见的艺术禀赋使他写出了《一个官员的死》、《变色龙》、《假面》等优秀幽默作品，而被列夫·托尔斯泰誉为“第一流的”短篇小说《苦恼》、《万卡》、《歌女》等也都出自这个契洪特之手笔。契洪特与契诃夫之间有着血肉般的联系。

※ ※ ※

自1884年到1888年，契诃夫的五個中、短篇小说集先后问世，它们是：《梅尔柏密尼的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1888年10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普希金奖金。当年的文坛名人格里戈罗维奇、苏沃林^②、米哈伊洛夫斯基都各自对他表示赞誉、劝导和鼓舞。原先鲜为人知的契洪特成了彼得堡的“红人”。阅读这段时间的契诃夫书信，我们发现，他在反思自己的创作，他在求索人生的目的：“我干的究竟是正经事呢，还是微末的无聊事？”“写完了好几普特重的纸张，得到过科学院的奖金，过着波将金公爵过的那种生活，但没有写出一行在我看来是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东西。”契诃夫的许多书信还告诉我们，他对污浊的现实更为不满，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生活是由灾祸、琐事和鄙俗行为组成的，而且它们是互相夹杂和交替着的。”“俄国人民贫穷和饥饿，令人遗憾。”目睹不堪忍受的种种生活情景，契诃夫感到“苦闷和忧郁”。在1888年12月26日的信中我们读到：“请原谅我的忧郁心情，我自己也不喜欢这种心情。这种心情是由许多因素引起的，而这些因素又不是我造成的。”他痛苦地承认说，“政治方面、宗教方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392页。

② 阿·谢·苏沃林（1834—1912），《新时报》的出版者和发行者。列宁称《新时报》是“向当权者卑躬屈膝的”报纸。

面、哲学方面的世界观我没有，我每个月都在更换这类世界观。”他说，“我的生活很苦闷，以致有时我会恨。”契诃夫恨什么呢？他在信中写道：“我痛恨以一切形式出现的虚伪和暴力；……伪善、愚蠢和专横不仅在商人家庭里和监狱里盛行，在科学和文学方面、在青年人当中我也看见它们。”在契诃夫的许多书信中我们看到，契诃夫在求索，但得不到正确的答案。这情形在他的中篇小说《灯火》中得到了反映。这部小说的结尾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契诃夫的好友谢格洛夫-列昂捷耶夫对此表示异议说：艺术家应当能够把事情弄明白。契诃夫却回答他说：“如果群众所相信的艺术家敢于声明他虽然看见了种种事情却什么也不明白，那么单是这个声明就是思想领域里的巨大认识，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他还说：“我不会骗人，因此就直截了当地声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只有傻瓜和骗子才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尽管这样，契诃夫还在另一封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中十分明确地声称：“我认为最神圣的东西是人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和完完全全的自由，是摆脱强力和虚伪的自由，不管后两者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如果我是一个大艺术家，这就是我要恪守的纲领。”

与上文中提及的契诃夫在80年代的信念（“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一点一滴地把自己身上的奴性挤出去”）相比，这新“纲领”无疑具有更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内容。它也确实在相当长时间内指导了契诃夫的为人和创作。

※ · ※ · ※

契诃夫直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而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公开声明：他不相信当年流行于俄国社会的种种“主义”，他说他自己不是“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渐进论者”、“旁观主义者”和“修士”，他也鄙视吉洪米洛夫^①之流的“社会主义”，他要求索一个可以把一切都贯穿起来的“总的观念”。他苦苦求索，他

^① 列·亚·吉洪米洛夫（1850—1923），曾是民意党执行委员会成员，1888年发表小册子：《为什么我不再是个革命家？》

明白，没有一个“总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世界观”，就不可能有“自觉的生活”。中篇小说《枯燥乏味的故事》就是这种苦苦求索的艺术结晶。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老教授，他无法回答其养女向他提出的“该怎么办？”的问题，痛苦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总的观念”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契诃夫的中篇小说理解得最深切，他说：这是一部“有生命力的”作品，是契诃夫在寻求“总的观念”过程中体验“内心折磨的产物”，“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①。

就在《枯燥乏味的故事》发表后不久，契诃夫在信中对好友谢格洛夫-列昂捷耶夫说：“如果批评界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那它为什么至今保持沉默？为什么它不向我们揭示真理和颠扑不破的规律呢？如果批评界知道这些，那么，请您相信，它早就会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而我们也就会知道：我们该怎么办^②。福法诺夫也就不会呆在疯人院里，迦尔洵会活到今天，巴兰采维奇不会忧郁苦闷，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烦恼和愁闷，您不会老是想上戏院，而我呢，我也不会一心想去萨哈林了。”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之所以一心想去萨哈林，乃是因为他想进一步深入现实体验生活并探求“我们该怎么办？”的答案。

契诃夫上路了。五十天左右的旅途，万般艰辛，光是骑马就骑了四千余公里。在一封信中契诃夫写道：“我在同泛滥的河川作斗争，在同寒冷、泥泞、饥饿和瞌睡作斗争。”

有材料证明，在踏上艰辛旅途之前，契诃夫已是一个深受肺结核菌侵袭的人，自1884年起到1889年底止，他反复咯血过十一次，而肺炎则经常在一年间发作两三次。令人心惊的还有契诃夫在临行前写给拉夫罗夫信中的一句话：“日内我将离开俄罗斯很久，也可能一去

① 尼·米哈伊洛夫斯基，《文学批评论文集》，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607页。

② 着重点系本文作者所加。

就不复回。”^① 萨哈林之行显示出契诃夫的高尚品格和坚强意志。

在萨哈林之行后，契诃夫的思想有了巨大飞跃。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一个文学家，他需要的不是“最最绝对的自由”，而是“需要生活在人们中间”，需要有“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更为可贵的是他认识到，做一个文学家，必须有“正义感”，“正义感比空气更为宝贵”，“主要的是应该公正，而其他的一切都会随之办到的”。有了这许多新认识，他才意识到，为《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而且他还说，“在萨哈林之行前《克莱采奏鸣曲》对我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而现在“它在我看来是可笑的，而且似乎是糊涂的”。“要么是我去萨哈林跑了一趟后精神上成长了，要么是我发疯了。”特别使契诃夫反感的是托尔斯泰这部中篇小说的“后记”，在1891年9月8日写给苏沃林的信中契诃夫说：“您可以把我打死，但我仍然认为这个‘后记’比我所鄙视的《致省长太太的信》^②更为愚蠢和令人窒息。”确实是契诃夫在精神上成长了。

萨哈林之行的主要创作成果有二，其一是《萨哈林旅行记》，它是契诃夫的“心血结晶”^③；其二是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它控诉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野蛮残暴。年轻的列宁在读了《第六病室》后说他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④

※ ※ ※

见过“人间地狱”萨哈林的契诃夫已经确认文学家必须具有“正义感”，“正义感比空气更为宝贵”。这观念在契诃夫晚年的书信中越来越强，它替代了前期的缺乏社会内容的“最最绝对的自由”。他在社会生活中伸张正义，而且主张为正义而斗争。一个十分具体和鲜明

① 在1889年12月初契诃夫却回绝了苏沃林邀请他去彼得堡做客，理由是他“正咳得厉害”，他“害怕咯血”。

② 指反映了果戈理的落后反动思想的《致友人书信选》中的第21封信：《什么是省长夫人？致A. O. 斯米尔诺娃》。

③ 《全集》，第15卷，第420页。

④ 转引自：米·古欣，《安·巴·契诃夫的创作》，第85页。

的事例就是他对左拉的评价。1897年冬到1898年春契诃夫在法国尼斯、巴黎等地疗养。当时法国报纸上热议德莱福斯案。犹太人A.德莱福斯是法国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法国反动军阀和教权派上层诬陷他为德国间谍，而法国的进步力量（工人、社会主义者以及进步知识界）纷起维护正义，斗争结果是德莱福斯在1899年获赦。著名作家左拉积极为德莱福斯辩护：给法国总统写过一封题为《我控诉》的信，为此他也受到了审讯。在这段时间的契诃夫书信中可以读到关于此事的说法：“报纸上充满了对德莱福斯的议论和中伤；”“我整天在读报，在研究德莱福斯案件。依我看，德莱福斯是无罪的”；“左拉的心灵是崇高的，他的激情使我非常兴奋”。态度特别鲜明的一封信是契诃夫在1898年1月23日写给巴丘希科夫的，他说：“左拉在人们的心目中长高了三俄尺，他的那封抗议信好似吹起了一阵清新的风，它使每一个法国人都意识到：在人世间还有正义。真是谢天谢地！如果无辜的人受到了惩处，就会有人出来声援他。”^①还有一封与此事有关的信，它有助于我们更切实地认识契诃夫：1902年9月18日左拉去世，契诃夫给爱妻克尼佩尔写信说：“……今天我心里很难过：左拉去世了。左拉作为一个文学家，我不太喜欢他；但作为一个人，在德莱福斯案件轰动的几年中我是十分敬重他的。”

※ ※ ※

契诃夫同苏沃林相识于1885年，之后他们交往频繁，关系日益密切，直到90年代末期他们才渐渐疏远起来。关于契诃夫同苏沃林的关系说得最清楚的是柯罗连科^②。契诃夫给苏沃林写过许多信，而对了解契诃夫思想至关重要的信有两封。在1892年12月3日的信中，契诃夫针对苏沃林所说“为生活而生活”强调了艺术家在创作中必须有目的。他批驳了《新时报》同仁萨佐诺娃，后者侈谈什么“最伟大的奇迹这就是人本身”，“生活的目标，——这就是生活本身”，

① 着重点系本文作者所加，下文同。

② 柯罗连科在他的《日记》中谈及契诃夫同苏沃林之关系：“为什么他与苏沃林相好，为什么又同苏沃林绝交，——这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澈如镜”。参见：米·格罗莫夫，《一本谈论契诃夫的书》。

等等。契诃夫对此进行批驳，他指出，萨佐诺娃所谈的“不是什么观点，而是果汁糖块。她强调的是‘可以’和‘应当’，因为她害怕讲现有的必须重视的东西。让她先讲一讲现有的东西，然后我再听一听什么可以和什么应当……她那封富有生乐趣的信更像坟墓，一千倍地更像。”“萨佐诺娃写的是，”契诃夫继续批驳道，“不该以种种幸福去诱人，人任何时候也得不到这些幸福……‘要重视已有的东西’，因而在她看来，我们的全部不幸就在于：我们总在寻找某种崇高和遥远的目标。如果这不是婆娘逻辑，那就是绝望哲学。”经历过萨哈林之行磨练的契诃夫严正地声明道：“谁真诚地以为，崇高和遥远的目标对于人就像对于牛一样很少需要，而我们的全部不行又全在于这些目标，——谁真诚地这么认为，谁就只有吃吃喝喝睡着了，而一旦这些也都使他厌烦了，他就只好先跑上几步，然后一头撞在大箱子角上。”

1899年，彼得堡发生学潮，反动政府采取镇压措施，《新时报》也追随着发表苏沃林的《小信》，斥责大学生，并为反动当局辩解。契诃夫严肃批评苏沃林：“您那些讲学潮的信不能使人满意”，“国家禁止说话，只是专横，而您却针对这些专横轻松地谈论起国家的法制和特权来……您在谈国家法制，但您却不站在法制的立场上”。三言两语点破了苏沃林的伪善本质。

此时，契诃夫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立场日益坚定。他的小说（《农夫》、《在峡谷里》、《新别墅》等）描绘俄国农村的矛盾，暴露其赤贫、落后和愚昧。《女人的王国》、《三年》和《行医一例》等作品反映了工人和店员们的痛苦遭遇。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猛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腐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在《姚内奇》、《醋栗》、《语文教师》等作品中对之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

※ ※ ※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俄国社会的特点是政治和经济矛盾进一步深化。出现了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列宁说，在这个时期无产阶